



心灵漫笔

挚爱亲情

# 开满鲜花的河

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

昨天和今天，河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，只有它自己知道。

它是第一个接到春天信函、向着春天奔跑的。“春入河边草，花开水上槎。”这是一条流往春天的河，也是一条开满鲜花的河。

春风、春雨的味道，春花、春草的味道，春阳、春水的味道……这些味道交织在一起，便成了河的味道。

河在村庄与村庄之间、田野与田野之间穿梭。它一路走一路听青蛙“呱呱”地叫、蜜蜂“嗡嗡”地闹，偶尔惊起一对正在嬉戏的花喜鹊、两只玩耍的蝴蝶、几只淡心的野鸭和一群采蜜的小蜜蜂。

河走累的时候，也会偶尔抬头望望天。晴天，太阳远远地站在头顶；风只管轻轻地吹着；天空蓝得像一汪深泉，又像一颗硕大的蓝宝石；白云悄悄路过，留下一条柔软而蓬松的小尾巴。河流弄不明白：是谁给云朵系上了白色的蝴蝶结？哪里掉落的一根柳树枝，在正午的阳光里静默？是谁吹着柳笛坐在牛背上与春风轻轻相和？三只不知从哪儿跑来的小花狗一路迎着风追一只蝴蝶，不知疲倦，没有目的。

一眼望去，田野的尽头仍然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，那些羊群、那些蝴蝶、那些小花狗走得这么远，是否还记得回家的路？

河道辽远而空旷，小蝌蚪已经在水草里长出了长长的尾巴。田野真的是绿起来了。绿的树，绿的草，绿的苗，绿的枝和叶在河面上时而聚拢、时而分开。河底的水草顺着水的流向不疾不徐地向远方招摇。几只野鸭排着三角形的队伍，悠闲地游向远方。

油菜花开了，整天天真地笑。岸是一张黄绿交织的毯，风吹过来，这毯漾起了

波纹，绿得让人怜惜，香得让人沉醉。河边的楸树和柳树开花了，枝头像停满了蝴蝶，风一吹，落在河心，美得不成样子。

太阳到了正头顶，阳光碎金子一样明晃晃地洒在河面上，此刻，河是幸福的，岸也是幸福的。伫立在河边，世界小得似乎只有清澈的水和天上明亮的太阳。

调皮的孩子来到河边，跳进水里，看潺潺的水从脚边轻轻流过，小鱼似的把脚心挠得痒痒的、麻麻的。

草从里，茅根长出了甜甜的茎，鸡爪棵也正脆甜爽口。紫花地丁、蒲公英都开花了，花朵像是春天的眼睛，也像是河流的眼睛。

赶鸭老人来了，戴着破草帽整天坐在岸边的草里晒太阳。成群的鸭子排着队在水面上“练兵”。孩子们在岸边捡野鸭蛋，在河堤上捏泥人、放泥盆盆，从河堤滑到河坡上……草色染绿了衣裤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快乐是最要紧的。

河畔茂密挺拔的芦苇日日夜夜都在隐秘地生长。过不了多久，等河岸边的杨树叶完全舒展开来，河面上就会有开白花的菱角和水葫芦。有一条细细的土堰可以通到河对岸。河水在土堰前面会转一个小小的弯，在那里会稍作停顿，然后继续奔向远方。

这是一条流经春天的小河。在河边可以挖到肥美的野蒜、甜甜的茅根、好吃的鸡爪棵，有一种植物会结出紫红色的浆果，有一种草叶可以编成柔软的戒指……

那些流逝的光阴里，许多村庄、花草在宽阔而生动的河面上一闪一闪。倘若你肯掏一捧河水，凑到鼻尖嗅一嗅，会发现每一滴水都是春天的味道。那味道，叫故乡。



油画 河流弯角

左国顺作

# 又见新燕

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

春分过后，院里的梨树下，两个孙女聚在一起，一个缠着让我讲写作知识，一个非让我讲童话故事。就在她们争论不休时，我忽然听到一阵“叽叽喳喳”的叫声，那么熟悉，那么悦耳，抬头望去，看到两只燕子落在了门楼下的房梁上。两个孙女不再争论，而是大声喊道：“爷爷，燕子来了！爷爷，燕子来了！”两只燕子先是围着它们往年的巢审视一番，一阵“私语”之后就向外飞去。不用说，它们去找春泥筑巢了。

我在心里感叹这些精灵们的执着与守时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，它们都会千里迢迢如约而至。

小孙女问我：“爷爷，燕子从很远的地方飞来，累不累呀？它们会迷路吗？”我说：“它们不会累，也不会迷

# 与春相约

特约撰稿人 魏得强

整日穿梭在城市的“洪流”中，竟对四季变化有些麻木了。但春天的气息是挡不住的。春天就像是一位儿时的伙伴，总在窗外诱惑着我，在我耳边不时地呼喊着：“出来玩吧！出来玩吧！”

约上一位朋友，抛开烦琐的工作，我要和春天约会去。

走出城外，我才知道，春天已经“疯”了。花儿在肆意开放，看谁能征服对方。开得最气势恢宏的要数油菜花了，它们派出了“千军万马”，占领了广阔的田野，也不放过沟渠河畔，只要有春风吹过的地方，就有它们的人马“安营扎寨”。那纯粹的黄色，是那样的明艳，再没有哪一种颜色能和它抗衡了。

我最终选择了与油菜花亲近。尽管油菜花已经过了胸口，但我义无反顾地扑进了它们的怀抱。在油菜花的海洋里，我变成了一个孩子，面对远处一望

# 春日话牛

特约撰稿人 王剑

在我的印象中，牛是非常可爱的。短短的绒毛泛着油光；长长的犄角弯成半月形；一条长尾巴悠闲地甩来甩去；铜铃般的眼睛幽深澄澈，盛满无限善意。

在豫西老家，到处都是崎岖的山路和层层梯田，牛自然成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劳动力，耕地、拉车都离不开它。我们家最初养的是一头黄牛，它性子温顺，父亲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它呵护有加。他在大门外的树荫下摆放了一方石槽，搭起了通风良好的牛棚。夏天的时候，父亲就睡在牛棚旁边的床上，晚上要起来几回看有没有草料、牛歇息得怎么样。冬天天冷，父亲专门腾出一孔窑洞作为牛屋。他在牛屋里盘起炕，就睡在角窝里。父亲惜牛如命，牛也全力回报。那些年，我们家能丰衣足食，全仰仗这头黄牛的默默付出。然而，好景不长。那年冬天，这头正值壮年的黄牛却突然得了急病，不吃不喝，毛发也失去了光泽。可能知道大限将至，它一次次挣扎着要站起来，却又一次次重重地摔倒，最后耗尽力气，死了。牛没了，拉车、耕地都成了难题，父亲为此伤心地哭了好几天。

第二年春天，父亲从亲戚家买回一只牛犊。牛犊朝气蓬勃，它的到来，给我们带来了久违的喜气。牛犊需要贴膘，但是嘴刁。于是父亲交给我一项特殊的任务：放牛。山坡上，各种各样的青草长得粗壮而茂密，是放牛的好去处。阳光下，牛犊贪婪地啃食着青草；

无际的黄色高声呼喊；我变成了一个舞者，在一处稍微能腾出身子的地方，跳起了自编的舞蹈。跳累了，我就顺势躺在水边，听潺潺的水声，大声唱那首名叫《油菜花》的歌。我的喉咙有些干涩，但我情感丰富：“一条大路哟，通呀通我家。我家住在哟，梁呀梁山下。山下土肥哟，地呀地五亩啊……”

唱累了，我掐下一朵油菜花插在耳边，沿着河畔走，忽然想起欧阳修的词：“白发戴花君莫笑，六么催拍盏频传。人生何处似尊前！”油菜花没有嘲笑已是知天命之年的我的癫狂，它们说出了我这几个时的伙伴，一路拉拉扯扯，将一腔热情感染我的全身。

我没有见到小燕子翩跹于田野间，倒是见到了成百只小麻雀没有规则地飞于田头，待我抬头招呼时，这些灰色的小精灵却“呼啦”一声全部飞到了一棵大树上。不知那是一棵什么树，迟钝得像生活在城市中的我，竟然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来临，毫无绿意。倒是这一群小麻雀让它顿时有了生机，小麻雀们“叽叽喳喳”的叫声让人仿佛遇到了一棵会说话的树。我忍不住凑过去听，小麻雀们却一点面子也不给我，商量好了似的，“呼啦”一声又飞到另一棵树上去了。

与春告别，待我们回到家时，已经是暮色四合。春天有春天的事情，我也有我的事情。春天负责孕育万物，我则告诉自己，每年都不要忘了和春天相约，哪怕只有一天时间。

我则坐在不远处看书。牛犊吃饱了，就抬起头来“哞哞”地叫，像是提醒我该回家了。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。”诗里面虽然这么写，我却一次也舍不得骑。牛肚子的两侧，各有一个深陷的坑，如果青草吃够了，泉水喝足了，这两个坑就会略往外凸。回到家，父亲看着牛犊滚圆的肚子，常常笑得合不拢嘴。

牛犊一天天长大，在父亲的调教下，它学会了耕地、拉车。每次运送重物，父亲都要在肩膀上搭一根绳圈，替牛分担一些重量。耕田时，父亲手中的鞭子迟迟不忍落下，只是用高亢的声音教会小牛懂得规矩。说也奇怪，小牛仿佛听得懂父亲的话，它性子急，拉活犁铧的脚步轻快而稳健，似乎在赶活儿呢！这只小牛在我们家待的时间最长，像是我们家的一员。

我一直以为，牛是一种非常值得敬重的动物。为了适应人间的劳苦，它不再凶猛，而是把头低下去，把肩拱起来，毅然把身体交给土地，交给从土地里刨食儿的农夫。它始终以怜悯之心看待世间万物，于是它的目光里多了通达，少了倔强；多了温顺，少了任性；多了体谅和宽容，少了奸猾与计较。

随着机械化的普及，耕牛以及为牛为伴的农具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时代不再需要它们了。去年，我回老家小住，发现村庄里已不见牛的踪影。耕牛温润的眼神和山路上牛铃的脆响，恐怕只有到梦中去寻找了。

耕牛虽然少了，但是牛的精神依然存在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对牛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把老黄牛当作精神偶像，把世界上最美好的褒奖都送给它。著名画家李可染一生爱牛画牛，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“师牛堂”。丰子恺先生曾画过一幅画，画上是头两角戴花的耕牛，还有题诗：“红花两朵插牛头，辛丑新春应属牛。祝你今春耕种好，风调雨顺庆丰收。”今年恰好又是牛年，春光正好，愿我们仔细筹划人生，俯身陇亩，耕种好自己的田。

## 诗风词韵

### 思乡曲（组诗）

特约撰稿人 李季

#### 思乡曲

那里的月光可以解酒  
流水和炊烟都有根  
小野花开放的时候  
蚂蚱会放轻脚步  
猫把瓜子搭在窗台上向外看  
树木都有好看的剪影  
那些旧事，风絮一样飘荡  
漂泊的路原来这么长  
原谅我不回去  
已经三年整

#### 在一杯酒里寻故乡

在一杯酒里寻故乡  
在一杯酒里寻故人  
那些月圆之夜  
我“造出”竹子、茅舍、村庄  
以及鸡鸣和狗吠  
并把它们一一骗到  
我的酒杯中

异乡的钟表有些可疑  
月亮好的夜晚  
我的酒杯摇晃  
约等于故乡的那条河

#### 我离开已久

我离开已久  
带着经年的伤痛  
远方惶恐  
河流在梦中  
拱起受伤的脊背  
他们说，每一朵浪花  
都是伤口  
他们说，每一个浪子  
都将归来  
而我回来的那一天  
世间甜美，如最初那一日

#### 这一定是我所愿意的

河流经过的地方青青  
暖风经过的地方蓝蓝  
这一定是我所愿意的  
每一朵花都会变成果实  
每一颗果实都有饱满的核  
人们踩着阳光的琴键  
在大地上劳作相爱  
鸟雀都有好看的衣裳  
蚂蚁都有温暖的巢穴  
这一定是我所愿意的  
炊烟飘过来  
月光是远古流传下来的农具  
小羊羔撒着欢儿不肯入睡  
有人从远方归来

## 别样情怀

### 唤醒沉睡的号码

王国旗

一大早，单位通知我跟同事王伟一起去开会。我赶紧给王伟打电话。谁知，匆忙之中，我竟拨通了高中同学王伟的电话。

王伟的名字太普遍，好像大家的周围都有几个叫王伟的。我的高中同学王伟当年学习非常好，也经常帮助我，我们俩要好。后来，他因工作去了国外，我们联系渐渐少了，少到一两年也不联系一回。王伟，成了我“电话本里的朋友”。事实上，很多昔日的同学、朋友都是如此，都成了电话本里一个个“沉睡的号码”。

电话接通的瞬间，我听得出来，王伟很是惊喜。他说：“真没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。我很开心！”我略有些尴尬，但他的声音让我一下子回到了高中时代，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他他打错了电话，而是将错就错说了句：“王伟，上次同学聚会，大家都提到了你。你也好几年没回来了，今年能回来吗？我们好好聚聚。”王伟激动地说：“谢谢同学们的牵挂！你知道吗？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乡音，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。今天一定是我非常幸运的一天！”我也有些激动，说：“王伟，你的性格一点儿都没变，特别重情重义。我仿佛又看见高中时的你了。”王伟说：“我也觉得我没变，觉

得自己还是孩子，有时都忘了自己这么大岁数了……”

我和王伟又聊了一会儿，互留了微信号，就挂断了电话。那天，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喜悦，就像一件宝物失而复得一般，相信王伟也是如此。我们一一起走过了青春岁月，留下了那么多难忘的回忆，怎能不激动？

可是，这些美好的回忆，因为我们的忽略，快要随着时光流逝而变淡了。曾经亲密的同学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，成了躺在电话本里的一个个“冷冰冰的号码”。我明白，如果不联系，我亲爱的同学连同那些美好的回忆就永远沉落到岁月的底层了。可美好的回忆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如果连这些都弄丢了，我们的生命还剩什么？我想，珍贵的情谊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吧！等到我们年老的时候，回首过去，那些故人、风景、往事，都会成为亲切的怀念。

可步履匆匆的我们大都忘记了这个道理。每天为生活奔波，以为我们的脚步可以抵达任何地方。忙着忙着才恍然大悟，世界再大，远方再远，属于我们的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。

你的电话本里“沉睡”谁的号码？在某一个风起的日子，让我们拨通那些陌生的号码，把沉睡的记忆唤醒吧……

### 旧物难舍

特约撰稿人 韩月琴

我在商场里买了一条新裤子，很是喜欢，穿上就不想换下了，于是就把旧裤子叠了叠装在袋子里带回了家。原本，我打算买了新裤子就要把旧裤子扔进垃圾桶的，可到底没舍得。

我是一个比较节俭的人，穿衣打扮比较保守，总是以大方朴素为原则。这条黑色的小脚裤我穿了三年有余，春秋天单穿，寒冬腊月就在里面加一条保暖裤。虽然它的款式很普通，但是面料柔软舒服，弹性也好。可它已经“超期服役”了，任它再舒服，我也要添置一条新裤子了。

以前与朋友聊天儿时，常常听他们抱怨父母不舍得扔东西，陈芝麻烂谷子的物件儿都要一年一年地存放着，这屋那屋，那来挪去就是不舍得丢掉。我不禁苦笑，原来活着活着，我也活成了父母的模样。

我知道，那些已经被淘汰的旧物件儿，确实已经没有存放的价值，放来放去，最终也难以逃脱被扔掉的命运。但是，有了新的，就要忘了旧的吗？我想，我不会！

新是新鲜的感情，旧是绵长的回忆，所有的新都会成为旧，成为永恒的回忆长存心间。